

孽海春信

—

话说东方未明为救表妹风吹雪，只身一人闯入天意城中，却在八卦迷阵中撞上了浪狂毒三人。二人险险将要脱身时，却不慎中了阵中机关暗算，东方未明费劲浑身解数，才将送风吹雪逃出魔窟。虽则重创了狂毒二人，却被浪所生擒。

待他转醒时，只觉喉咙肿痛、头脑昏沉。东方未明正迷迷糊糊思忖自己身处何处，耳畔却有娇滴滴云莺似也的女子声音传来：“少侠可算醒啦，你也真是能睡，竟足足睡了两个时辰，真是叫奴家好等呢。”

这女子声音陌生得很，娇声中语带媚意，骚浪得要滴出水来，与他相熟的红颜们截然不同，倒更像先前与他在迷阵中厮杀鏖战的女杀手。思及此处，东方未明才赫然想起自己中毒被擒的事来，头脑中昏沉一扫而空，霎时间便清醒了。

他才睁眼，便看到浪双手环抱、杏脸桃腮上满是笑意，正好整以暇地倚在石壁上瞧自己。此刻他正身处一石室中，四四方方的囚室壁上点着红烛，堪堪照亮昏暗的牢房。东方未明下意识便想起身，却发现自己双手双脚正被皮铐子牢牢地拷死在刑架上。双手被吊起，小腹抵在一方盖着锦布的木墩子上，被迫塌腰成反弓状，双足则是绷直了脚背才能勉强点地。这幅姿势如何叫人不恼，他正欲运施心法挣脱束缚，却不料丹田乃至下腹酸涩生疼，竟榨不出一丝内力来，四肢更是灌了铅似的沉。

“哥儿别白费力气啦，你先前在八卦阵里就中了我的化功散，现在任你有多翻天的能耐也用不出一丝内力来。倒不如少挣扎两下，省省力气陪奴家好好玩玩，也少吃点苦头。”

浪见他挣扎的模样，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便扭着腰肢向他走来。一边娇笑着与他搭话，一边伸出一支水葱似的手指来挑他下巴。

虽然昏迷了足足两个时辰，东方未明身上的伤却未尽好，他这一番挣扎一下，原本略略结痂的伤口十有五六又重新撕裂开来，痛得他心中一悸，却仍然咬紧牙关不愿泄出半声痛呼呻吟来。他本就因失血而面色苍白，吃痛后更是眉头紧锁，豆汗如雨。浪见他如此模样，淫性更起，不免出言调戏道：“小哥儿生得真是好模样，奴家见了都怜惜得紧，难怪花妹妹被你迷得甘愿随你去死也要脱离我天意城呢。”

东方未明听她提起风吹雪，心下一惊，更是顾不得痛，急忙开口问道：“雪儿，你们把雪儿怎么了！”

“哥儿就那么担心那个贱丫头？”浪闻言颇不屑地撇了撇嘴，“你就放一百个心吧，那丫头早就逃得远远儿的了，有心担心她，倒不如担心担心自己。”

东方未明听闻风吹雪平安无事，心中巨石才落下三分，却又听浪说道：“不过今天就算给她逃了，她还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等奴家把她抓回来，定要好好教她什么是规矩。”

“你！”东方未明闻言心中更是急火难耐，刚想开口，却被两只纤纤指头附在唇上，愣是把满腔的怒意都摀了回去。

“别急嘛，奴家刚刚不都说了，你还是少担心担心花妹妹，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说着，两只纤长手指便撬开了东方未明的双唇，向他口里探去，“奴家可不是白留你一命呢！”

东方未明此时心中只记挂着风吹雪的安危，本就是强捺怒火，又哪里顾得了许多？他被浪如此露骨调戏，一时间更是想也不想便一口咬下，恨不得把浪的整只手掌都断骨咬下，教她这只手再也做不了恶。

“呀！！”虽然东方未明此时内力枯竭使不出多大劲来，仍是咬了个结实，让浪吃痛不已，雪葱似白嫩的虎口上一道深深的牙印正朝外渗血。

“好你个臭小子！”浪猛地收回手，一时怒及反笑，“也好，也好！越是烈马，驯起来才越有味道！姐姐今天一定教你个乖！”

“你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听我求一声饶。”东方未明冷哼一声，恶狠狠地抬眼朝浪瞪去。

“谁说要杀你了？那能有什么意思？姐姐非但不要你讨饶，还要你求姐姐多疼爱疼爱你。”浪笑着朝一旁走去，从墙边的木架子上抽出一只马鞭来。涂了油的马鞭在烛火掩映下竟有莹莹亮光，浪握在手中挥了几下，看起来应当颇为趁手。她得意地睨了东方未明一眼，桃花似的面上艳色更盛。

东方未明见她取了马鞭，只当她是要用刑，心中更是不屑。只冷冷地说：“随你怎么打，当我受不住么？你今日不杀了我，日后我必一剑杀了你。”

“哎呀呀，”浪抚着手中马鞭，笑着绕到东方未明身后去，“少侠这么有骨气，肯定是受得痛的。只是奴家的花样，少侠你受不受得住还真两说呢。”

她话音未落，东方未明只觉得身上倏得一阵凉。原来他外衫的褂子不知何时早已被解了开来，被浪随手一扯便露出了里衣。还不等东方未明开口，便连裤子都被她一把撕得褪了。

此时东方未明下身赤裸裸尽数敞露在外，上身也仅有里衣堪堪遮羞。他心中羞恼得恨，想挣扎却被束缚四肢的皮铐子牢牢锁在原地，只得晾在原地受辱。

“不错嘛，花妹妹当真好眼光。”浪站在他身后，用手中的马鞭末梢去撩东方未明的臀根。冰凉凉的皮货才触及到他臀根的肌肤，便激得他一个寒颤。他此时心中又急又恼，可是挣脱无门，又只听得女人的莺声淫语从后方传来，却连那淫贼在自己身后做些什么都瞧不见，不禁更是惶然。

“奴家早就说过东方少侠的风流名号，红颜知己更是不知凡几。不知道这么好的身子花妹妹尝过没有？可惜可惜，奴家这个做姐姐的，今天就要先替花妹妹试试滋味了。”

东方未明只听身后那人咯咯笑声，手上动作更是过分，鞭梢在他臀上来回游曳。他脸颊涨得通红，绯云一路漫到耳根，浪便是站在他背后，也瞧得清清楚楚。他一向性子纯良，在师门中又常听师父教诲克己，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如今被如此对待，实在是羞愤不已，只好愤愤地骂她卑鄙，又恨道：“你要杀便杀、要剐便剐！何必如此折辱我！”

“奴家只想和哥儿玩玩罢了，哪称得上折辱？”浪佯装惊讶，捏着嗓子说道，“看来是奴家伺候得不到位，真是奴家的错了。待哥儿得了趣再说不迟。”

语罢，她再也不管东方未明如何挣扎，只走到一旁取了一嵌了银丝的瓷罐子来，从中挖了足足的香膏，伸手便朝东方未明臀上抹去。

那香膏清凉滑腻无比，在肌肤上化开后却又像是掺了辛药似的逐渐升温。伴随着黏黏糊糊的香膏逐渐化开，浪那雪葱似的双手也在东方未明臀瓣上揉搓起来，自上而下仔细抚弄，连臀根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不顾东方未明的挣扎抗拒，一双玉手更是顺着臀缝向里探去，直朝牝户穴口深入。东方未明只觉得身后那人手法淫猥老练无比，便是心中再如何抗拒，也耐不住臀上那好似蚂蚁爬过般的酥麻，连身前阳根都不免有些抬头。然而他身上受辱，心中更是苦痛，发了狠似地想要挣脱，却在手腕脚踝上的皮铐子。可惜他丹府枯竭，四肢乏力，先前在阵中吸入的化功散药性仍然未褪，再怎样挣扎也逃脱不开，只能老实地被拴在原地受人亵玩。

任他如何挣扎唾骂，浪也浑然未觉似地一心玩弄他的双臀，铁了心地置他不理。一双玉手不单揉弄亵玩少年的蜂臀，更是在穴口打着圈儿揉捏。香膏化在臀缝里，沁得牝户口也湿淋淋的，好似泄了身般一片淫乱湿滑。

东方未明感受到身后一片黏腻淫猥，如何不差、如何不恼？他未经人事，被如此玩弄，脸上已红得要烧起来，而每每当浪以纤指撩弄他身下会阴，便有说不出的麻痒快慰阵阵袭来，让他只好咬紧牙关苦苦忍耐，免得漏出喘息呻吟来。

“哥儿这是得了趣了吧？”浪一边娇笑，一边伸手去把弄少年身前微微立起的阳根。只是她才伸手松松套弄了两下，便又收回来揉搓把玩被揉得酥红的臀肉。

她见东方未明不回话，但肌肤上的红云早已漫遍浑身，便知道少年已起了兴了。她淫心大悦，下手更无遮拦，一手朝东方未明臀峰上轻拍了两下，一手双指并起，竟接着香膏的润滑朝穴中探了进去。

就算东方未明看过几本淫书、春宫，多少知道些床第间的浑戏，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知道归知道，他还未经人事，更是第一次被人禽进后穴，虽则只是两只手指，却也赧得他眼泪都溢了出来，挂在睫毛上。牝户随着手指戳弄把玩而阵阵袭来的陡生快感更是叫他羞愤欲死，恨不得咬舌自尽，以求清白。只是一想到自己若真是为求保全而自尽，不知雪妹又会受到如何对待，心中思绪百转，只好想着风吹雪继续苦苦忍耐。

浪见他这般贞烈样子，更觉有趣。又从罐子里挖了香膏掖进穴里，两指蛇似地灵活钻弄，在肉壁上厚厚地涂了一层，连褶皱肉缝间都照顾得巨细无遗。油膏化开后便顺着穴口朝外淌，滴滴答答地沿着臀缝流到腿根去。

“呀，”浪瞧见了后，便伸手在东方未明腿根一抹，油膏化成水后在烛火映照下更是一片淋漓，“哥儿真是好骚浪的身子，都出水了。”

“你瞧。”说这，她又把水淋淋的手伸到东方未明面前去，故意臊他。东方未明只闻到浓浓一股甜腻的香花味道灌进鼻子里，冲得他更加头晕目眩。眼里又看到那纤纤玉手上一片水光，竟真的信了是自己浪出的骚水，羞愤得泪水都蓄在眼里摇摇欲坠。他不愿去看，又挣脱不得，只好闭紧了双眼扭过头去，咬牙忍耐。

只是他刚闭眼，就感到臀上的双手抽离了去，把他水淋淋黏糊糊的臀腿晾在空气里。

东方未明等了数息，却什么也没等到。就在他以为浪终于玩够了，要放自己一马，正睁眼准备回头瞧时，却只听到空中一声裂帛炸响，随后臀上便是一痛。

原来是浪使那先前拿来的马鞭朝他臀上狠狠地答了一下。浸过油的皮货坚韧柔软，不易打断，只留痕而不破皮，叫人受百针攒刺之苦而不伤筋骨。一鞭下去，抹满了香膏而显得水亮亮的臀肉上立时浮起一道赤红鞭痕，刺痛之后，皮肉下便是火烧似灼人的钝痛，久久不散。

“你，你做什么！”东方未明这时才醒过神来，惊慌失措地脱口喊道。

他在宣城时自小乖巧，姨娘又受他父母嘱托，宠他宠得是含在口里怕化了，哪里舍得教训他？就是犯了错也不曾被姨娘打过屁股；后来在逍遥谷，他亦是师兄弟三人里最讨师父欢心的，大师兄不舍得责罚他，二师兄就是被他惹得生气，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从小就不曾领过家法，如今只怕是他这辈子头一遭被人打屁股，当真是羞耻至极！

还不等他开口叫骂，又是数道裂帛声响在空中炸开，随后便是马鞭狠狠落在他臀尖上。随着女人莺啼似的娇媚笑声，鞭子一下一下打在他臀上，而且还打得颇有章法，可称是雨露均沾。鞭梢巧妙地改变角度，一时在他臀尖上抽出红痕，一时答在他腿根的嫩肉上，责打得他臀上每一寸肌肤都覆满了交叠的鞭痕，艳如鲤鱼出水、一片朱红。

“怎么，少侠这就受不住啦？”

东方未明紧闭双眼，咬紧牙关，好叫自己不至于痛呼出声，可任由他怎样鹌鹑似地想躲，女人骚媚的声音依旧如蛇毒般钻入他的耳朵。

“这才到哪儿呢，等这药性上来了，有得是你得趣的时候。”浪咯咯笑着，又握着马鞭在他臀缝间来回拨弄，上上下下，撩得本就被答得灼痛的臀肉更是麻痒不已。

只是随着马鞭在红肿滚烫的肌肤上来回磨蹭，原本灼痛的臀肉竟是渐渐泛起痒来。而这瘙痒的麻意更是从臀瓣上一路蔓延到后穴，烧得穴内的肠肉也痒了起来。穴口克制不住地开合，像是祈求有什么物什赶紧插进来好好禽弄一番解痒才好。

“卑鄙……你……你对我用了什么！”东方未明此时呼吸已乱了节奏，眸中泪水也受不住地沿着脸颊一路下滑，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在烛光下秋水似地闪着微光。只是臀上的火烫与后穴的瘙痒实在是难以忍耐，让他无法克制地低声呻吟起来。

“奴家用了什么，哥儿这不是心知肚明嘛。”浪又娇笑起来，用空着的手在少年臀上捏了一把，心满意足地说道，“这花露合欢散可是西域才有的好东西，就是豆粒儿那么丁点用下去，也能把贞洁烈妇变成骚娃儿。奴家知道少侠你有骨气得很，只是不知道这半罐子下去，等药效上来之后又会是什么骚样子。”

“奴家可是期待得紧呢。”如莺啼燕语的娇声直媚到骨头里，可听在东方未明耳中却是挟着寒意刺骨。他一向光风霁月，性行潇洒，就是拆骨凌迟的酷刑也能硬着骨头熬过去，可是现下这淫窟里的花样折磨，竟然让他心中惊惶不已。

此时他身后已是麻痒难耐，不过浪却收起了手中的马鞭，似乎并不打算继续用笞刑折磨他，而是从一旁又拿了一只锦盒来，从中取出了三五只龙眼大小的银团子，放在火烛上一只只烤着。那银团子制得极精巧，雕花繁复、层层叠叠，内芯里似有什么铜珠大小的物事，在火烛映照下熠熠生光。

“这勉子铃可是从滇中来的宝物，奴家也只得这么五只，还从未用过。今儿就教哥儿尝个鲜。”

东方未明平日里随书生丹青两位风流士学习书文，也在二人书庐中读过不少杂书，余姚吕文所著杂录中便记有这一奇物，据称缅甸淫鸟交合时精溢于树则生瘤，土人斫瘤成卵，称为缅铃；稍得暖气，便旋动不已，握之则使人肌肉麻木，解使佳人颤，贯能助肾威风。他知晓这是淫物，便更是心惊。

浪将银铃在火上一个个燎过，便又放回盒中保温，随后便腾出手来，又在东方未明臀上亵玩不止。一双玉手在红透了的臀肉上好一番细细揉搓后，又将纤细葱指探进穴中来回搅弄。东方未明被用了淫药，身子本就酥痒无比，如今得了解渴的外物在牝户中抽插玩弄，淫肉更是主动地收缩迎合，包裹着探入的手指顺着本能吮吸抚慰，全然不顾身子的主人此时多么羞愤欲死。

穴中的手指抽插淫玩了不到盏茶时间，就转而剪刀似在穴内慢慢开合，扩开后庭。如此来回几次后，浪见少年的牝户已扩张得差不多了，便从锦盒中取出了一只银铃，缓缓塞了进去。东方未明后庭本就被药膏润滑过，又被浪用手指好一番开拓，此时已松软淋漓，银铃入体，竟半分阻滞也无。

感到自己身后牝穴竟被调教得驯服至此，异物入体竟不觉得苦痛、只觉得快慰，东方未明心中悲郁，想起浪先前调戏自己所说的淫话，不免真心怀疑起自己是否骚浪至此，连被人鞭笞、玩弄谷道都能得趣。

一时间心中的悲愤郁结与肉体的苦痛搅在一起，另他愈发心乱如麻，不知该如何自处。虽则想要自尽来保全清白，只是一想起风吹雪逃出生天前含着泪看他的最后一眼，又不愿留下表妹茕茕一人在苦境中受人世折磨。

此时他受制于人，又无法可逃。他何时受过如此折辱，连尊严都被打碎了踩在脚下。更觉心中悲愤、五内如焚，竟然泪落不止，低声抽泣起来。

浪听见少年的幽咽哭声，心中煞是得意，连四肢都酥酥麻麻泛起快慰来，只恨不得把人玩弄得彻底失了魂，跪在地上叫自己好姐姐、求自己多疼爱他几番才爽利。

这般想着，她利利索索地将余下四枚勉子铃尽数塞进了东方未明牝穴里。勉子铃受热便动，展转作蝉鸣。这五枚银铃本就在火上燎过，现在又被夹在火烫穴肉之间，更是旋动不已。少年后穴本就被淫药里里外外照顾了个透，已勾起了骚性来，虽则痒劲儿一时间因缅铃使人肌肉麻木的特性而微微被压了下去，然而缅铃来回弹旋震动、彼此撞击，却好似有阳茎在后庭中碾磨抽擦，狠狠磨蹭着被药物浸透而格外敏感的嫩肉，更是撩得东方未明几乎要忍不住呻吟。

浪得意地欣赏了一会儿东方未明费力忍耐呻吟、腰肢辗转的骚浪模样，瞥了少年身下那轻轻开合的小穴一眼，思索了片刻，又从锦盒中抽出一支粗短物事来。

东方未明此时已被穴中缅铃玩得头晕脑胀，泪眼朦胧、抽噎不已。见浪又伸手去摸那锦盒，便只怕这女人又要用什么新鲜花样折磨自己。他颤抖着转过身子借余光去瞧那物事，却也瞧不出个究竟来。

只见那粗短小茎不过寸许长，色作棕黄，裹了一层油亮亮脂膏，内里却雾蒙蒙看不透。

浪见少年一副惊惶神色，心里更是爽快，便笑嘻嘻开口吊他：“哥儿猜猜这是什么好东西？”

东方未明神志早已乱得好似浆糊一般，又哪里猜的出来？浪瞧他面色茫然，没意思地撇了撇嘴，仍是介绍了下去：“这角先生可不比一般玉石象牙制的呆货，可是用新鲜的天山鹿茸封进蜜膏里制的。这蜜膏遇水遇热变化，等化尽了，便会露出里头的鹿茸来，用这角先生取乐，快活得便是用真臊子也不换。”

说着，她又凑到东方未明耳边，娇唇去咬他耳垂，含混不清地喃喃道：“奴家非得教得哥儿得了趣，直唤这假夫君作心肝儿才好。只是少侠这般骚浪的身子，这假心肝能不能肉得少侠满意还未知呢。”

语罢，她便爽利地伸手一送，将那角先生直直插进了少年的后庭之中。要知道东方未明穴中本就塞了五枚龙眼大小的勉子铃，如今这寸许长的角先生一入牝户，便把那银铃抵得深入谷道，正碾在花心上颤动不已。

快慰的酥麻从后穴直冲四肢百骸，他平生从未尝过如此爽利的滋味，就是偶尔自渎抚慰的快感也远远不如这一遭。

东方未明先前哪里受过这等撩拨，这花心被银铃抵着碾动挑逗的滋味一下便叫他失了神，连咬紧牙关的力气都泻尽了，哀哀地呻吟起来。

这呻吟声又细又轻，便是芙蓉泣露香兰笑亦不及其媚意撩人。听得浪几乎按耐不住身下蠢蠢欲动的欲念，只好咬着牙握着那角先生那仍露在外的短短一截把手发了狠地抽插不止，直玩得东方未明泪落如雨、呻吟不止。

来回抽擦数十下后，浪才像是泄了愤似地停了手，放开了那角先生，又取回了被冷落在一旁的皮鞭来。还不待东方未明回神，便是狠狠一鞭抽在了少年的臀尖上。一鞭下去，笞得臀肉收紧，连带着插在穴里的角先生也猛地向内一探，更抵得深处的勉子铃碾磨花心。东方未明内力尽失，本就被玩弄得四肢酸软，如今又被马鞭责打，更是痛得站立不稳，只靠手腕上的皮铐子吊着身子。他的小腹抵在木墩子上，硌得他酸麻不已，而腹内的银铃颤动起来又正正好抵在小腹上，如此内外夹击，更叫他瑟瑟发抖，臀缝间水淋淋地泄个不停。

虽则东方未明已被玩弄得苦痛不已，几要晕厥过去，可惜浪心里半点怜惜之意也无，手腕反转，又是一阵破空裂帛之声。

一鞭一鞭落在少年臀腿之上，更是把本就熟红的臀瓣责打得好似落满斑驳红痕的蜜桃一般。浪下手时故意收着力道，用的恰好是足以让角先生随着责打的动作向穴中抽插却又不至于见血的巧劲。

此时裹在鹿茸外的油膏已尽化了，黏黏腻腻地淌了东方未明一屁股。而相较于臀上那淫靡的羞人水光，穴内那角先生化开后带来的瘙痒更是叫人难以忍受。

鹿茸上那一层茸茸的细小毛发随着鞭笞的力道磨蹭着敏感的穴肉，搔得本就因药膏而麻痒不止的牝户更加酥痒难耐。若说是痛，东方未明倒还受得住，只是这自内而外的磨人的瘙痒，却是武功再高、耐力再好也难消受的。

又是几鞭下去，东方未明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满面潮红、梨花带雨，更是吟声不止，叫得嗓子都要哑了。

看他这般可怜模样，浪心里淫兴更盛，一双白藕似的素手更是用力，上下挥动好似鹞子翻身。然而数下鞭笞之后，她却是轻轻咦了一声，探身向前看去。

只见东方未明身前地上不知何时竟聚起了一小潭亮莹莹水渍，浪先前几步，附身伸手在那水渍中一沾，便笑出了声来。

“哎呀，哥儿好骚浪的身子！只是被奴家打屁股竟也能泻出来。”

东方未明闻言实是难以置信，只是他方才泄精一事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他哪里知道浪用在他身上的花露合欢散药效十分猛烈，只消一小丸便可让节妇泻身不止，何况又有勉子铃与角先生这等淫物助兴，他能撑到现在已属不易。只是他已被玩弄得脑袋昏昏沉沉，半点思考的余裕也无，便当真误以为自己淫贱至此，一时心中惊惶，眼泪便簌簌落了下来。

“花妹妹怕是想不到吧，自己的亲亲表哥竟是这么个骚浪贱货。”浪掩唇笑着，又伸手去揉东方未明的臀瓣，“哥儿若是尝了这角先生的滋味就饱了，也未免太可怜。这假心肝处权则可，若论守常之道，又哪里比得上真家伙？奴家今儿心情好，就教教少侠这肉宝贝的滋味吧。”

说着，她将腰上的裙带一拉，便把短短的旋裙褪了下来，而裙下竟然未着寸缕，赫然犴立着硬挺挺一根阳茎。

东方未明并非不曾听风吹雪骂过身后这人不男不女，然而即便心中知晓这人是雌雄一体、天残地缺的孽人，如今亲眼见到这娇媚女郎身下生了一支狰狞男子阳根的骇人景象，仍然是惊惧不已。何况这孽人声声句句，言下之意不消猜也知道，是要用这孽根肉自己了！

这下东方未明彻底被吓得呆住了，早就被淫具玩得失神的双眼又渐渐凝起泪来。只是浪此时半点怜香惜玉之心也无，东方未明这幅惊惶茫然的模样反而令她受用不已。她又探到一旁的锦盒中

向手中倒了什么物事，随后又掐在东方未明腰上上下下摩擦，直把东方未明胸腹间都抹得水光盈盈，奇香无比。

“这助兴的丁香油，哥儿闻着香不香？”显然是心情大好，浪一边靠在东方未明背上磨蹭，一面凑到他耳边轻轻吐气，撩得东方未明耳畔肌肤嫣红更甚。

她双手一边在东方未明身上游弋，一边挺起胯来，将那硬挺挺的阳根在东方未明臀缝间来回磨蹭。她倒也不将原本插在穴里的角先生拔出来，反而用阴茎轻轻抵在角先生底端戳弄，戳得那角先生不住地朝牝户内肉去，直肉得东方未明才泻过身的身子战栗不已。

“啧，这么玩一点趣也没有。”一面低声嘟囔着，浪一面向后退出了一步，伸手便要去拔那插在少年后庭中的角先生。显然是耐不住身下寂寞，要亲身上阵，用真臊子替他破瓜了。

东方未明见她举动，自然猜到了对方打的什么算盘，心中更是焦急，不免惊声泣道：“不……不可！”

二

那边厢，风吹雪从天意城逃走后便一路疾奔，不要命地运使轻功，朝逍遥谷赶去。她心里清楚，自己若是此时回头，以一敌三绝无胜算，要救表哥，只有向逍遥谷求援这一个法子。

谷月轩发现风吹雪倒在逍遥谷口时，已时一个时辰之后了。待风吹雪草草向谷月轩与荆棘二人厘清来龙去脉，还不待她再开口，已被荆棘挟着朝洛阳赶去。

有她为谷荆二人指路，三人不曾受阻便穿过了守城的八卦阵，只是天意城地牢布局复杂，纵然三人心焦如焚，仍是几番摸索而不得其果。待三人沿着密道一路摸索到浪囚禁东方未明的地牢时，入眼已是一副不忍卒视、淫乱不已的景象。

荆棘早在听闻小师弟深陷天意城中时就已怒火中烧，见到浪如此亵玩东方未明的场景更是按耐不住愤怒，眼看就要拔出刀来跳出房梁密道，将这淫贼一劈两半。然而风吹雪却伸手拦住了欲要出手的二人。她自小在天意城中长大，十六年来见过的种种骇人景象何止眼前二三，种种刑罚更是亲身尝过，心中便并无太大波动。

“不可冲动，今日一事闹大之后，只怕城主与他的诸位心腹都已回城。若是贸然出手引来他人，只怕我们三人都走不脱，何况救走表哥。”风吹雪伸手摁在荆棘刀上，冷道。

“怎样？”荆棘此时怒意正盛，如何听得进风吹雪的话，“你是要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师弟受人凌辱？”

风吹雪摇了摇头，转头看了一眼密道，又说：“天意城中机关众多，我先去将出城路上的机关拆了，如此就算城主亲自追来也多几分全身而退的把握。只要一炷香时间便可，届时我们再出手，自然安稳无虞。”

谷月轩虽已眉头紧锁，仍不失冷静，他瞧了风吹雪一眼，便压低声音道：“那还请风姑娘速去速回。”

“嗯。”风吹雪点点头，一闪身便钻回了密道中。

她离去后，梁上便只剩下谷荆二人，此时两人无话可说，耳中便只剩下身下囚室中的淫靡水声与小师弟的啜泣呻吟。

就算二人闭眼不去看，却也无法塞上耳朵不去听，浪满口的淫词秽语不堪入耳，而东方未明带着哭腔的低哑呻吟却像猫儿挠墙似的，撩得二人心中亦不免生出几分淫欲。谷月轩虽在心中默背清静经，却丝毫压不下心中的烦乱，他左手摁在横梁上，骨节已因用力过度而泛起青白，朽木受力，竟已泛起裂纹。而荆棘较他更不好受，小师弟的呻吟撩得他小腹火起，此时双手紧紧握在刀剑柄上，只恨不得立时取了这淫贼性命。

“啊呀！”二人正自忍耐，却听到那女人突然惊叫了一声。

“哥儿好骚浪的身子！只是被奴家打屁股竟也能泻出来。”

这一声淫语二人听得是清清楚楚，立时大惊。他二人可说是目睹了全程，看着那女人对着小师弟又是一通淫词秽语，更是哑然。他们不知道浪在东方未明身上下了半罐子药性极烈的花露合欢散，只误以为是小师弟当真已被这淫贼调教得烂熟、身子淫贱至此，心中更是苦闷郁结。

不过一炷香时间，却久得好似身在火狱，一分一秒都格外难熬。

谷月轩一向对东方未明宠溺娇纵得狠，连重话也不曾对他说过一句，如今却要看着小师弟在自己面前受人凌辱，只觉得小师弟每一声哭喊都像是责在己身，更是心痛不已。他本就对东方未明有情，只是碍于纲常伦理，一直将这份心情藏在心底，半分也不敢显露，然而现在他只恨自己为何不早些将那些隐而未发的心思宣之于口，若是自己能时时陪伴在小师弟身边，又何至今日呢？

只见那女人又贴在东方未明身后磨蹭半晌，竟是褪了钗裙，露出男子孽根来。目睹此景，荆棘终于是按捺不住怒火，拔出刀剑来。

谷月轩见他如此，下意识便想伸手阻拦。只是荆棘满面怒容，显然是一分一秒也不愿再等。他此时双目发红，赫然已嗔到了极点。此时又听见小师弟泣道：“不可！”更是情难自持。

荆棘只冷冷瞧了谷月轩一眼，便跳下梁去，刀剑十杀既出，佛剑直取那淫贼的项上人头。

不待浪的身躯软倒在地，荆棘已冲上去劈断了锢在东方未明手足的皮铐子。将身子吊在空中的力道一松，东方未明便软软地朝一旁倒去，此时他腰腿酸软，身子好似灌了铅般沉。荆棘见状，伸手便将他揽进了怀里，低头瞧见怀里一向跳脱的小师弟满面泪痕的萎顿模样，心中亦如万针攢刺。

东方未明呆呆地望了望地上的女人，只见一丝血线从她的脖颈贯穿，正汨汨冒出血来，将半片囚室都染红了，随后又抬眼愣愣地看向将自己抱在怀中的荆棘，好似难以置信地开口低声唤道：“师兄？”

“嗯。”荆棘此时已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得低低应了一句。

许是终于认定了眼前的景象并非幻觉，东方未明又低低唤了一声师兄，便软倒在了荆棘怀里，彻底昏了过去。